元亨釋書

十七之十八



元亨釋書卷第十七

濟北沙門　師錬　撰



願雜十之二

王臣二

聖武皇帝　貞觀皇帝

寛平皇帝　寛和皇帝

藤稲目　藤馬子

司馬達等　大織冠鎌足

尚書右丞和眞綱　右僕射藤良相

讃州刺史高公輔（還俗人）
殿中監高良臣
將軍平維茂
中散大夫橘守輔
尚書右丞平時範
算博士善爲康
諫議大夫平實親
越中太守藤仲遠
副元帥平時頼

羽林次將藤義孝
黃門侍郎源顯基
別駕射親元
房州刺史源親元
龙僕射源俊房
吏部侍郎藤敦光
羽林中郎源雅通
越後太守紀躬高

士庶三

藥延
尋寂（還俗人）
推高
野敦末
願西
清信俊
西音
修覺

感世
乘蓮
藤井久任
秦武元
源傳
江親通
壬良門

修多羅曰富貴學道難士大夫猶病諸況王公乎我國家聖君賢臣相次間出皆能欽歆我法予博見印度支那之諸籍未有此方之醇厳也何者神世一百七十九萬二千四百七十餘歳人皇二千年一刹利種系聯禪讓未嘗移革相亂亦然閻浮界裏豈有如是至治之域乎以故佛乗繁茂率土和洽君臣崇奉歳曆綿邈亦我眞宗之助化與予取居世相而契實相者作王臣篇

聖武皇帝者文武之太子也養老八年二月即位饗國二十五年流王澤崇佛乗異域聖賢郷風來應所謂西域菩提佛指東震道璿鑒眞也本朝英傑亦多還省行基良辨道慈泰澄等也又創東大寺改大官寺（今大安寺也）凡百勝業見資治表天平二十一年就行基法師受菩薩戒七月二日禪位太子年五十出家修道法諱勝滿天平勝寳八年五月二日崩聖壽五十八

貞觀皇帝者仁壽第四子也天安二年十一月即位饗國十九年海內安寧貞觀十八年十一月遜位太子幸水尾山寺營佛宇當寢陵帝風儀端嚴邈如神仙好經史耽釋典鷹犬玩好弃而不御嘗以真雅宗睿爲法友出宮之後在清和院御膳只菜蔬而已屢幸名藍勝地所謂山州貞觀寺和州東大寺香山神野攝州勝尾寺凡纔旬靈區巡幸殆遍或留止重日浹旬自海印寺還水尾或兩三日

一齋六時苦修一心禪念元慶四年十二月四日崩圓覺寺聖壽三十一隣大漸敕侍僧誦金輪陀羅尼向西跏趺定印此夜地動五六震宸儀不傾儼如如在遺詔不建山陵荼毗中野

寬平皇帝者仁和第七子也仁和三年十一月即位享國十年寬平九年七月遜位太子帝幼不御腥羶志慕三寶非歲上睿山游觀耽樂僧儀而忘歸常遊歷諸寺歲十七白母

后求出家后曰汝志可貴也然大屋寺有應俊法師者精修之士也汝先事彼出家未晩耳又以前志白仁和帝帝曰善哉善哉墮三寶數且見世相漸成梵儀時仁和在諸藩後數月登寶位難犯天威不遑復奏踰三歲繼帝祚洛天曆數不容逃乎昌泰二年十月十四日從益信法師出家法諱空理即奉書辭太上天皇尊號時奏帝懇授遜讓益固不得已而隨之十一月受戒於東大寺延喜元年

十二月於東寺受灌頂于益信営御室於仁和寺側精修禪宴四年三月建圓堂安置金剛界會三摩耶形即立誓曰昔為人君萬姓作悪皆歸我今成佛子一身修善普利他又幸叡山謂増命法師曰昔少年登臨此山志求出家中間萬機瞬息十祀今果本志不任喜幸願從師受菩薩大戒及瑜伽深旨使亦敎作御室於千光院五年四月十四日於叡山戒壇院受大戒於命時壇上現紫金光七

月辭封戶昌泰帝手詔不許十年九月就命受灌頂向闍梨位上聞上皇灌頂事詔羽林次將藤俊蕃授命以法眼和尚位上皇手製冊文付命及數珠香爐磨衲等自爾屢啓密席稟灌頂者多承平元年七月十九日崩壽

第六十五

寬和皇帝者安和之長子也永觀二年十月十日即位寬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夜排貞觀殿王閫自躍下地潛出宮扈從二人供奉沙門嚴久侍中藤道兼也雖嬪嬙不知也路過安晴明宅安氏適避暑經行庭下忽仰見大驚曰天象呈變天子避位何其怪哉帝聞斯言笑而走安氏使入宮奏事帝不在焉帝如花山寺薙髮法諱入覺春秋一十九初帝亡弘徽殿妃自此厭世相故當妙齡脫屣金輪寶位又不受太上皇尊號偏奉僧儀修密法王畿靈區多所游歷又入紀州那智山不出三歲其勵苦精修旹行之者皆取法一日

神龍降獻如意珠一顆水精念珠一串海貝一枚帝置寶珠於岩屋念珠於千手院以爲地鎮苦行上首傳持秘授至如今其海貝九穴沉瀧下俗曰食九穴貝者長年不老蓋帝令飲瀧水者得延齡也承保帝聞貝事召弄潮者入瀧底搜看潮人出波奏曰貝猶在經三尺許自帝修練此地苦行者六十人至今不絶回都在花山寺闢密學受灌頂者夛矣寛弘五年二月八日崩聖壽四十一

蘇稲目者欽明帝之宰臣也十三年十月百濟國貢獻釋迦金像群臣沮之稲目奏曰西藩諸國皆悉信嚮若佛不祥彼豈備貢巳爲附庸何懷欺罔帝以像賜之稲目乃捨向原宅爲寺安佛像加崇敬

蘇馬子者稲目之子也與厩戸皇子戮力興佛事敏達十三年九月百濟鹿深臣有彌勒石像馬子乞之於宅東營殿安之請惠便法師師事之推古二十二年病八月上宮太子

勸出家拜太子受具戒而薨

司馬達等南梁人繼體十六年來朝于時此方未有佛法達等於和州高市坂田原結草堂奉佛世未知佛號曰異域神屬馬子卿佛乘達等鼻贊之敏達十三年馬子供石彌勒像設齋會達等預焉忽於齋飯上得佛舍利乃獻馬子馬子以鐵砧鎚試之砧鎚共隳舍利不壞又投水不沉馬子依茲益固信敬達等之子作比丘名德齋女爲比丘尼名善信時人指家族爲佛種

大織冠鎌足和州高市郡人其先天兒屋根命之裔也出掌天地之祭祀在胎聲聞外孕十二月而誕性仁孝博學玄鑒風姿挺特本姓大中臣賜藤氏柄宰權奉佛法天智八年十月十六日薨先數日剃除鬚髮臨薨帝賜純金香爐曰已聞出家可持法具卿執此爐從天仙後昇兜率天到慈氏前證眞如法敕公卿百辟皆赴喪自古宰輔之遇未有如是

之盛矣

大中大夫尚書右丞和眞綱者戸部尚書清之弟五子也性敦厚忠孝少游太學頗讀群書與兄廣世歸佛乗好聽講論承和十三年謝事隱屛專勤淨業年六十四無病而薨

賛曰昔者智者之倡台教也徐陵和之而顯如矣荊溪之記教觀也梁肅述之而爛然矣眞綱遊叡阜而精教乗豈徐梁之流亞與延暦弘仁之間台密傳此方煽行官闕者眞綱及兄廣世之力也二公者其篤願力而來者乎

右僕射藤良相者太師冬嗣第五子皇太后及太師忠仁公同母弟也童稚有遠識弱冠游太學承和元年擢陪侍從衡二年遷右僕射貞觀六年受灌頂于智證大師年四十六配𠮷氏爾後無娶性慈仁輕財重法耽竺典究密教勸學院南建延命院收養藤氏無家産者東京別業置崇親院保育族女寡婁者

二字制封戸絲韭田常延文學士惠寒苦人其年十月初於直廬得疾十日告諸子曰今日着興福寺維摩會也我以此日取死豈非因縁乎諸子問已更唱乃向西結彌陀根本印奄爾薨年五十五顧命薄葬棺覆單衾

贊曰初予讀范文正公義田記以爲獨恣美於千古無對也今見藤公廻命崇親二字恨知之晩矣况先於范乎哉豈仁人之擧不期而自合歟范又有匹矣蓋二公自吾法之中而得也

讃州刺史高今輔幼薙髮於慈覺之室法名惟慶有義學名然儀戒撿反俗仕到于侯牧俗號高大夫于時都城多罹救太史卜奏曰王城東南古寺佛像亂墮故有此怪宮使物色東山安祥寺大殿安兩界諸尊歲久頽斜差辨詔今輔整理今輔向寺入殿坐一席以白杖指揮曰某像移某處某像自起隨杖居各位無少錯恨掌下嘆稱感之不失

羽林次將藤義孝者太師謙徳公第四子也
朝事隙誦法華永絶腥葷天延二年秋染病
誦方便品而斃異香滿室亞相藤高遠平居
友善義孝卒後不幾夢於宮中與義孝娯遊義
孝吟一聯曰昔契蓬莱宮裏月今遊極樂界
中花高遠覺後哀嘆

殿中監高階良臣少應進士擧才名冠時中年
歸佛乘讀法華念彌陀天元三年嬰沉痾七
月初三其疾自療乃剃頭受戒五日趺坐合

晩

掌唱佛而薨香氣滿室空中有天樂之響殘
暑猶熾數日身不壞儼然如生

黄門侍郎源顯基者亞相俊賢之子也見稚之
好學薦翔雲霄而志托苑寛仕上皇外遷顯
基未過卒哭而出家受戒固不往上睿山首
楞嚴院事延殷法師後入大原山閲經論助
修練脫患疽良醫乞治荅曰我聞萬病之中
心不亂而赴寂者唯難而已我適患之何其
幸哉謝醫念佛安祥而薨

賛曰視死而如歸者吾黨之人尚鮮矣况塵中乎源公發背爲妾平居所養見於此賢也乎哉

○鎮守府將軍平維茂者前將軍貞盛之姪也以有勇材養爲子字之曰餘五數策戰勲爵至將軍故俗呼曰餘五將軍被堅執鋭而迴於佛乘以故精確嘗謁惠心院源信開止觀圓妙之旨兼求往生之要我約曰我殆于濫然願得來勸至老病革遣使於信責約信會有事不赴以安養迎接圖付使曰汝只言將軍對此像修攝身心信亦往不可知也使者復命將軍得圖而喜便合掌對像奄爾逝年八十

○越州別駕射水親光身嬰國務心鄉佛乘休退之暇修法華會寫大般若經六齋十齋必事勤修康平之年春初罹疾謂曰我雖罹病席念佛六萬聲未嘗缺只願二月半同世尊取滅至二月既望扶見孫沐浴著新衣十五

日朝謂家人曰今日死期多時所望也至午
時令人念佛又自唱日之晡或思勞困勸藥
粥辞曰我頃者以此日或持齋或絶食何予
今破齋戒乎遂不受寂爾而逝
○中散大夫攝守輔京兆人年向八十人未見
其歸三寶悦剃豫州永長元年六月二十四
日退衙之晩身無病向西唱彌陀端居而逝
奇香異樂瑞應甚多或怪之問其妻曰太守
生平無所修然歸佛無言作殆無比也不知日

來密行何如妻曰如君言頃年未有修善只
毎日晩暮不言浄穢洗手漱口向西讀一紙
書讀已恭敬作是事十數年未嘗缺其閑者
日採來其紙妻披紙發願疏也曰弟子某敬
白三世諸佛十方聖衆弟子自强仕始口唱
彌陀心歸法華不論浄穢只整衣服洗口手
向西合掌唱彌陀寶號稱法華題名若臨命
終時病痛失心不能念佛以此勝業當彼資
粮又誦法華壽量品偈十反此等微善自今

洛東作光堂

以往雖無欣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
切我等與衆生往生安樂國年月日弟子某
發願敬白衆見之無不嘆伏
房州刺史源親元累世武臣先帝潛藩時
備警衛為金吾移廷尉司獄而行陰德皆救
減數刑詳緩法年過四十發佛事於洛東作
一宇安彌陀像華麗耀煜俗號光堂嘉保三
年守房州以俸餘建精舎又勸吏民官務之
暇唱念佛淨信之者適犯法逢勘鞫必弛其

刑以故州民多歸佛乘秩滿廻京庶民遮路
泣留如嬰父母不久入洛徑往園城寺薙髮長
治二年十一月七日頭北面西右脅而逝年
六十八家人不知屋上有祥雲驚而入見合
掌之手不解顏色如生
通議大夫尚書右丞平時範者尾州刺史定
家之子也天仁元年冬辭職出塵入佛家法号
定慧求問者皆曰未至耳順致仕何速乎答
曰我昔以中立約年五十六必割世網今行

年五十五歲病薦俊何必待來歲故爾冝決
年正月謂人曰仲春我去至二月五日修彌
陀護摩法華懺又圖黄金色不動尊像十日
病革扶起念彌陀奄然薨年五十六
儀同三司左僕射源俊房者後中書王之嫡
孫也明政事善文學又有臨池之妙朝事暇
務修佛學近寢營佛宇安彌陀像爲持念之讃
保安二年挂冠三年二月潛剃鬚髮自號寂
俊乃上台嶺受戒十一月染小惱令人要雲

居寺嚮西西至共念佛號又執筆書華嚴經
題名已奄然薨年八十七時堂上三間祥雲
充塞加州刺史高階業出庭見屋上雲中白
光再現
算學博士善爲康者越之中州射水郡人治
曆二年年十八入洛師事算博士善爲長所
業外韓進士明經二科寬治帝以其精算術
抽爲博士遂至朝議大夫少年愛佛教能持
如意輪大呪承德元年以來毎日誦金剛般

若經三巻乃着驗記一篇康和元年以來絶
色欲修念佛求著拾遺往生傳永久四年以
來毎日誦般若心經三百巻爲臨亡除煩惱障
資保安元年以來永絶肉味大治三年秋書
如法法華經爾來禁酒凡日課金剛心經如
上并彌陀經九巻如意輪大呪一千反念佛
一萬反終身不缺及諸禁無弛保延五年六
月病謂左右曰仲秋是我盡焉之期也于時
猶子行康問曰出家持戒淨土之勝業聊對

曰爾也有之堅信而已念佛功成不必出家
十郎十生百郎百生八月四日後夜手擎願
文向西而卒年九十一後三日身體尚暖異
香郁然
有朝之儒士式部大夫四位爲極
一日謂曰儒士之召我爲之文臣而因出家得道也
吏部侍郎藤敦光者世稱大儒平生製作詩
文盈二十餘篇佳句多在人口天仁帝召爲
侍讀天養元年四月依病剃髮謂子弟曰吏
部侍郎通議大夫我亦足矣一日謂曰儒士
召我爲文臣而因出家得道也十月二十八

日延沙門受戒結定印唱弥陀而薨年八十
二
諫議大夫尚書右丞平實親才名文學顯著
于時性慈仁常以飲食施獄囚於園城寺建
一宇給食鷹供文白河營精舍往來禮懺暮
年除鬚髮持戒精修久安二年二月薨移時
蘇息語其子曰我雖生兜率非素志也不往
安養願背夙望爲我修善早薦超昇言已長
往

羽林中郎將源雅通性好畋獵動隨鷹犬而
直心純至誦法華提婆品日十二遍常以淨
心信敬不生疑惑者不墮地獄餓鬼畜生乃
至在於佛前蓮花化生之句爲口實臨終時
乃誦提婆品至此句而卒時有比丘與雅通
善夢五色雲覆源宅妓樂列空光明燦爛異
香薰烈奇葩紛紜其雲指西而去夢寤恩忖
中郎恐死乎平且往問家人曰今夜已往比
丘語夢合家哀慕[illegible][illegible]聞[illegible]其夜有夢與比

丘同都下感傳時京兆尹藤道雅不信此事
日中郎生平田獵漁捕安得安養耶中郎若
生極樂未往生人當好殺生尹適詣六波羅
密寺聽講講遲憩廡下有三老尼相語一曰
身貧年老難作善根浪度此生恐入三途熱
恩身後祈求三寶昨夜夢一老僧告曰汝莫
愁也純識良意取生安養有相衆善不必爲
要豈不聞乎中郎雅通以直心生極樂平居
修善只法華一小品耳尹側聞尼語頓解疑

誘

夫婦共先身ニ徳ヤ依法華否寫シ切忘又人身ノミ

○越中太守藤仲遠天性慈順雖在仕官常志
山林草中馬上口唱經咒其日課法華經般
若理趣分普賢十願尊勝隨求彌陀大咒等
未有缺也一生之間讀法華萬餘部聽法華
講千餘座造佛像寫經典不可勝記臨終時
天樂天香充塞室合掌曰我今生兜率言
已而逝

○越後州刺史紀躬高粹佛事以傳餘寫法華

千部初州之三嶋郡乙寺有比丘持法華之
日雙猿來庭樹終日聞經朝來暮去凡百餘
日未曾闕比丘近猿邊曰汝常來不怠又
可憐愍也汝欲讀誦乎我爲汝切誦猿振頭
不受比丘曰欲書寫乎猿聞此言垂淚下樹
頂禮而去五六日後百餘猿皆負荷來比丘
見之諸樹柔薄皮蓋爲寫經紙也比丘生希
有心取木皮書妙法華經二猿採諸果蓏供
比丘日日如是書到第五卷一日二猿不來

比丘以爲獼猴亦備供給也次日又不見比
丘謂二猿雖畜又甚謹慤豈廢二日哉恐有
夭邪乃出寺巡見山林去寺一里深谷之間
二猿傍置山藥數枚入頭於穴中而死比丘
悲泣哀慜收其二屍讀經而埋之以其木皮
經離柱藏之後四十余歳躬高領此州太守
下車訪問民事夫婦徑向乙寺問僧此寺有
未書終之妙經王耶諸僧皆曰無時有老僧
年八十餘語太守曰昔二猿備予寫經恐是

輿躬高大悅曰然二猿者我夫婦也依聞師經發菩提心仍請師寫經我等爲供師鑿饒确力盡而殞經主力故今得冠帶身恩師在世受任此州願畢書寫令備夙志是非小緣照我繫誠老比丘聞守語流淚而許四座潸然乃破柱出經躬高并婦嗚咽頂戴老比丘竟書功

贊曰宋張文定公方平前身爲書楞伽僧恭終而亡不平任滁州遊僧寺自梁間取經書

補嗚呼文定前身比丘也能記先事雖可怪而又不可怪也躬高前身獼猴尚能記焉是可怪耶台教曰名字觀行隔生即忘猿豈過之耶經王之功勳不可測乎

三種神器ノ事載之

○副元帥平時頼者家世將種初右將軍源頼朝文治之間領天下兵馬之權時頼之祖爲其元佐而[illegible]爾來世主兵權皇考王父皆居副帥之任累代奉儀至時頼益勤貢治之施隆蘭溪遊化本朝時頼延見加禮乃創

日福山參隨開山禪師文應元年至元菴入
相陽迎請而居壽福寺便懷香參隨進前曰弟
子在大宋曾禮拜和尚今者多幸再拜慈顏
寧見其語異即握起拳曰吾雖老拳頭硬在
進曰弟子亦前夢一僧教曰參禪悟後圖
所夢像供養今見尊儀與夢像無異寧曰且莫
說夢文僩和尚年多少寧曰六十三進曰弟
子不問這箇年寧竪拳曰莫是這箇年麼時
賴擬議寧乃搵三拳時賴忻然曰蒙和尚老

拳指甚無量寧曰不得作拳頭會從茲公務
之暇爲法喜之遊弘長二年十月入山啓曰
弟子近日見得非斷非常底寧曰參禪只圖
見性若得見性千了百當時賴曰和尚方便
指示寧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若識得
聖人之心即是自己本源自性乃指面前蠟
燭坊喩妙說良久曰見麼時賴曰森羅萬像
山河大地與自己無二無別寧曰青青翠竹
盡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時賴言下忽

然契悟通身汗流便曰弟子二十一年旦暮望之今一時已滿足起禮九拜寧於佛前燒香與之印可嗣法衣一頂付之曰公不易到箇田地直善護持爲說偈曰我無佛法一字說子亦無心無所得無說無得無心也釋迦親見燃燈佛又以五偈贈之期賴亦出夢像與寧寧書讃其上并付其後雖不完梵相莊髮齋居法兼道崇又國俗也弘長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書偈而逝其福山起願文曰我子孫能奉佛心宗系流益昌其宗門與禪門爲盛衰云

賛曰宗門入此土七十餘歲王畿未徧早播東夷建長之間平帥揖閫外之威權蘊閫外之體裁故能與名師酬酢嘗脫道誼昔者齊桓晉文藉王室而不全李昇錢俶奉祖道而不兼兼二美而全者其唯平帥與

論曰或言子謂此土爲大乘之國且從之而又言閻浮界至治域恐亦有黨乎余曰懿哉

子之問乎是余之公言之秋也君子之言豈苟哉若渉阿黨爲經世乎若又不經不如黙矣夫物之自然也天下皆貴之其道作也出未重之矣吾讀國史邦家之基根於自然也支那之諸國未嘗有矣所以是吾稱吾國也其所謂自然者三神器也三器者神鏡也神劔也神璽也此三皆出自然天成也初天照太神在天宮也召其孫瓊杵尊曰葦原中國首吾孫亂統御之地也寶祚之隆當與天壤無窮即以八咫鏡八坂瓊草薙劔授之及天兒屋根命等五神爲陪從告曰咨爾從三器五神降下土照臨斯民今爾離索故付此鏡此鏡是吾照面之具也我面常在中焉咨爾持此鏡常面我也未曾須臾離矣今我付汝汝其置所鏡汝居焉斯鏡又能觀汝國祚其劔之與璽吾然汝其推矣愼之哉以其言之我國維東方海極之域其統御之靈也與天地之開闢同兆乎不然三般神器何出於錄

刻之先而降於天乎是我國運之自然者也彼支那者葱嶺之東數十之邦咸取法焉推稱中國又言文物國然五帝之世猶無傳國之信寶況三皇乎又況邃古乎至夏禹始鑄九鼎並爲國寶殷周相傳遷移寶之乃秦滅周鼎沒泗水故始皇刻卞璧以爲國璽漢又以高祖斬白蛇劍爲傳國寶齎來劍璽爲二國器魏晉以來至趙宋承傳之且故唐李白詩曰一朝讓寶位劍璽傳無窮彼支那號大

那者雖土地曠遠而受命之符皆人工也非天造也我國雖小開基之神世傳器之靈也不可同日而語矣又劍璽之事兩朝不相待而偶合者何寧天子之運彼此相同乎然支那雖傳劍璽更十數姓者豈其寶器所以爲人工乎我國一種系連綿邈無窮者天造自然之器之所致乎因是而言雖千萬世後不有擾奪之虞矣豈其天造神器者他氏異胄之所玩弄乎又支那之三皇五帝三代者我

鸕草一神之季世也視天御神皇古尊遜不止
可為比也昌哉我國皇奧五十餘世年曆二
百萬載一種遞代四夷無擾其間或有裘鞨
之覬覦皆盡糜爛於西鄙無乃近帝幾乎夫
有國以來不嬰蠻夷之攘奪者未有如吾國
之純全矣余閱大藏奈女耆域經曰摩竭陀
國頻婆娑羅王承制遠夷而遣耆域故有八
千里疾象之事如來在世尚如斯況滅後乎
奘三藏在印度有戒日王者而非剎利種耳

是雖武信賢之主也其餘備悉見西方諸
籍矣豈者闍浮之本邦也猶有此等冀闡況
諸夷乎文見虞伋之書殷周之詩有獫狁獯
粥之厄自漢以降尤甚矣吾今粗舉歷代之
夷虜春秋之時趙簡子起長城備胡七國之
世燕秦亦築長城至始皇益遠備高帝之威
武也尚受平城之辱故婁敬建和議歲輸美
女金帛猶請侵稅天子賈誼疏曰匈奴侵掠
歲致金絮采繒書曰高祖窘平城之圍太宗

屈併奉之耻魏晋之間羌狄跋扈不勝言也
楊隋一統南北然北虜尋輸過於消魏晉季
唐武德九年頡利自將十萬騎進至渭水便
橋玄齡等六騎臨水譲斬白馬與盟便橋上故
太宗踐祚李靖取頡頏太宗曰足雪我渭水
之耻矣代宋朝上蒙陷京師虜去欽徽自
漢至昭宣猶叛夷春之過頃府藏給西北歲
二億七十萬皇室淑女嫁於穹廬掖庭良人
降於沙漠夫貢子女方物臣妾之職也中國

且蠻夷者有父子男女之別也婉治之容毀
節異類垢辱甚矣漢之君臣莫之耻也魏晋
羌狄居塞垣資奉踰昔百人之酋千口之長
賜金印紫綬食王侯之俸牧馬之童乘羊之
隷齋毳毿邀利者相錯於路耒耨之利絲枲
所生散於數萬里之外胡夷歳驕華夏凡變
癘則受養變則內攻中國爲棄胡服役且千
載可不悲哉迄五代石晋出帝爲耶律德光
所禽后妃親戚多被係累趙宋時益遭前代

四民周公旦
周礼冬官考
農工商士

靖康之役二帝附虜讀其史者含涙而不終
巻南渡之後劃地服事漸至德祐覆滅無遺
我見竺支之事如我國之渾厚者未有之矣
是區域之靈勝禅宗之聖武而亦吾佛乗之
資輔也我言至治之域者其不然乎

士庶三

周分四民商布王化我國家主僧流行民無
事矣不怠所業崇奉佛法今撰其尤者作士
庶篇

沙彌藥延美州人家在路傍適無動寺一比
丘遊方宿此舎見延中夜沐浴淨衣入屋後
齋室初修懺後誦法華至天明終一部語比
丘曰沙弥藥延在纏故進而以誦法華爲業
生平勤修如今夜又未有闕也某年月日必
生安養師適至此不孤無縁願至期見我所
爲比丘歸山雖承延約不生堅信思謂其
人絆塵世豈如言乎以故又忘期之年月之
夕紫雲靄房上雲中有聲曰沙彌藥延今徃

安養寺先歳之言不信、且比丘僧誦禮雲中出
事承平之年也

工感世者以造佛像爲業於嵯峨讀法華或一
兩卷或一二品多少隨工之隙又誦普門品
三十三遍爲日課波州桑田郡有宇治宮成
命世刻觀自在像已而成宮成厚償其價世
受錢帛歸洛城宮成忽念而言我與工價者
多不如殺於路奪之他人亦不可知也則追
及大江山殺世奪財而歸宮成後拜新像所

上割切從其瘡血流墜地宮成怪怖曰我斬
之像何有之耶便使使者驗耶其世無恙
使者復命宮成驚慌而急詣工家返奪財備
言所以世曰我於大江山遇賊被掠財濟遇
難家耳今聞君言又悲其代吾受刑也二人
執手感嘆自此宮成與世盟親友于時應和
二年也其像今在菩提寺俗曰穴穗寺

睿嶽有攝圓法師者赴加州從其檀一人舍夫
婦憐圓瘵極其衆勞問入夜主衆睡見沙

門而喜命婦厚遇婦告已歸之家主謝婦圓
見家主而禿丁也中夜沐浴入齋室修懺已
誦法華迨曉竟往朝語圓曰我本比丘名至
寂徳戒法而退見有專學然生死可怖猶欲
修懺生平不懈辟如昨夜吾今亦死期不久
矣願暫止證我往嵩圓不忍去同寢三七日
修六時懺誦法華過三七已寂語圓曰今夜
往西方沐浴更衣手執香爐誦法華向西端
坐而滅其夜隣里人人皆聞樂寂坐蓮臺紫

雲樂昇空而去圓歸本山說此事康保年
中也

沙彌乘蓮者豫州刺史高明順之子也任永
延帝從吏部郎中出任執前太守秩滿歸京
除[illegible]陽為在家沙彌〔俗削髮不食葷僧有子者在家稱沙彌〕
於居宅側構佛宇置南北碩德創長日講論
者八年矣道俗雲集講歎伏乃又自少年讀
法華持彌陀大咒暮年嬰病臥聽長講臨終
尚聽講唱彌陀而氣絕人夢坐華臺凌雲霞

而昇

周州玉祖神宮司惟高者累世神宮也而歸心佛乘唱地藏號長徳四年四月寢病過六日俄爾氣絶忽赴曠野迷而不知路於時六沙門儀相嚴好徐徐而來一人持香爐一人合掌一人持寶珠一人持錫杖一人持華筥一人持念珠其中執錫人告曰汝知我等不惟高啓曰不知曰我等六地藏也爲救六趣衆生現六種身汝雖巫儘久歸我也是以令汝還本土必造我像致恭敬我居其在南方言已如夢覺而蘇已經三日也便搆一宇刻地藏六像瞻禮供養見聞無不隨喜年七十餘唱地藏號向西而化

藤井久任者備中州吉備津宮神官也平居事祭祠業漁釣寛治四年二月剃髮法名戒寂專念彌陀謝絶妻子而不忌酒歲八月獨太祝賀陽貞政謂曰我欲質難故來也貞政盛具腥羶寂食已曰我近燒身語君無白貞

政為戲也乃於撫阿卿崎津崗積薪於地上
至期妻子親族畢集寂以家貲分付妻子
日汝等早歸故居又莫悲戀日午時向衆僧
日為我修懺懺了入薪中自放火煙靄裏念
佛聲不斷年六十餘後三日貞政聞之日我
繫祭法忌喪事而追慕尤甚不顧祀式遂往
薪所東向日北邙之烟幾殘遺燼西方之月
願承餘光慟哭而歸
親衛校尉野敦末者宗世僕御敦末好佛事

王偈歸造堂像以紙論文修念佛三昧永長
二年閏正月聚族至十五日告子孫曰汝等
莫相近也乃向御像趺坐而唯一光從西南
隅飛來射胸間人怪之見尸外無日影時陰
雲而已今夜合掌而氣絶夜數白光明照徹
之衣其處作金色遂不改見者嘆美頂戴
秦武元者宗山僧侍從亂事仁和寺沙門為
童役其師入高野山一百日修[illegible]平旦
斟閼伽水一日不怠汲武元又授[illegible]業僧為

太上皇御性好田獵一旦棄所好歸佛乘上
皇幸高野貳元陪所業夜夢高僧担身垢爲
元授戒元戒元展手受之曰師爲誰乎答曰
我是弘法大師也昔日汝給閼伽水其意篤
篤近故我備設目覺後手中有一顆玉武元
不堪感激上皇遐邇則寡此事難稱修道又
建堂宗安丈六阿彌陀像朝夕禮供兼設講
席承德二年八月與小美爲歸終於妻子伴此
丘跡念佛遺寂

○興福寺莊嚴院實覺法師有僕童及壯年白
覺曰我雖賤隷志求佛法願免役專勤修覺
許諾便薙髮法名願西於覺爲寺側結草廬
而居嘗唱彌陀不掛念珠以小豆數升爲準
器充數誓曰以一千斛爲期經十數年或問
曰汝唱幾斛乎答曰已過七百石天承元年
七月朔有小病至十五日求沐浴諸子拒曰
老病月久豈容浴乎西曰我今日赴淨刹此
身垢穢故求浴耳諸子聞之不逆具湯休浴

了著淨紙服端坐謂諸子曰我死後三日不
得葬斂三日不壞應知生安養言已向西結
定印如寢而寂三日後身不傾印不解又無
臭氣第四日諸子以大桶盛屍置宅後閑地
十餘日高野山沙門四人來曰我等因夢
來願見其屍諸子思惟壞不欲開之四僧曰
我等不遠數百里而來縱雖敗壞豈嫌惡乎
乞益切諸子不得已而執桶蓋見之身體不
變儀相如生顏長寸餘四比丘拜禮而去

年七十五

源僧者攝州渡邊郡人也寓曲尺嶋自少年
慕佛法而歸信士之化故人不知有淨業暮
年息廛離飲食已絶其時謂妻子曰我壯
歳以來有親友沙門於弘法大師影像前我今
臨死欲報之則出衣著之又曰往年一比丘
教曰南無一心歸禮西方極樂教主三十六
萬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阿彌陀佛如
是唱禮波罪早滅即生淨界我傳之受持以

來至今三十年每日一千遍内心稱念不令人知今已時至始露此事言已向西安祥而逝年六十長保三年也

清信假者累代名儒也當世學者多出其門少壯奉三寶嘗於大原山寺毎日供十一僧者十年矣一日不缺又令十一僧書如法法花經三十部又寫法華二千五百部置名山大寺備講讀流演也自讀法華三千餘部令人轉讀三十萬部久安元年十月二日卒年

文士之秀者也

六十九臨終唱彌陀號讚歎滴氣乃絶奇香滿室經數日喪北山收斂之間其顏不變

流觀通者文士之秀者也亦能草書少棄塵俗淡自守居塵中讀佛乘嘗曰娑羅花凋梅檀新盡以來歲重千祀境隔萬里當此時縱得舍利豈非見如來乎以故起堅誓求舍利經論之中言涉舍利所有文句皆悉集之又引生支那及日域舍利靈感莫不集錄合三十卷名曰駄都抄一日開書函中有一顆珠

光彩炳焉大如小豆持示人人不知然所以至
異或見曰佛舎利也欲知虚實乃安信前
香花漸經日月其數增多光色倍鮮親知
不虚加信敬有求者與之而數不下六粒遂
取随生曇彙如線貫珠神奇變化弥叟弥
時若黄門安為尼恭行海院僻竒空中
壇上舎利出現屋感夢告奉清以白
早冷親通流傳感現見聞人無知者普訪四
來尼自來江家語身事便以舎利付之道組

通勸四衆作三尺五寸龕安文從安舎利傳
守益嚴貞對也閑見隨喜隨倚慕年出家得
戒精進仁平元年十月十五日午白日紫雲
垂屋

西面士始此

○沙彌西音者元北面武者之西面也當時武召勇
士置宮中西偏備衛西面之名始於此承
安之際帝狩南州自此亞最卑依帝舎際
日倩久曲二一職書曰來朝元是予教此札來
矣閑從來子報曰稱樂世界彌陀佛宣偈自

在菲茵石窟此身刹那便延侍者與勝斷牟
歳如是常謂人曰世言元日多忌諱我謂必
中我毎年元朝永称陀部首千遍至死何乎
晩歳言訖而逝

壬生良門奥州人累代挂結鷹犬以為業
騎射畋獵以為遊猟剛問空照聖人聞良門所知
語曰人身難得易失三途難出易入子誡捨
放逸修淨業乎良門乃止殺生改邪事以金
泥書法華文造彌陀像拜言作依文發大誓
我生前令書妙經千部乃口絕難當歷數十
年竟泥紙此間時時奇瑞屢現或鮮白蓮華
散經堂庭天樂響經堂內或天童子捧花而
來儵忽便隱人皆如醉而嘆或讃卌四王
合掌出現臨終時光手献曰告左右曰天女
數千作妓樂乘雲而至我伴彼昇兜率天言
訖而逝

依法華功德菩薩生後天生兜率中

沙弥修妙長州阿武郡人其家業當殺生放
縱臨老病索其命故非比丘讀法華既而死

諸僧皆告一比丘爲修廣對屍讀經至第八卷屍蘇息合掌曰琵琶堀驅我而去君誦經之聲猶在我耳時天童來曰聞法信人不可追去早還人間今年淨業是以而蘇即發道意除疑悔前後持法花一心精進臨終告比丘讀經又自讀而逝傍僧夢蓮臺來儀廣告諸沙門曰依妙法力生兜率天

元亨釋書卷第十七

元亨釋書卷第十八

濟北沙門　師錬　撰

願雜十之三

尼女四

善信　　法明

都藍　　皇后光明子

舍利　　如意

如蔵　　皇后儼子

高敦遠妻　　藤敦光女

藤經實妻　　釋妙
願西　　妙法
藤兼澄女
神仙五
皇太神宮　　白山明神
丹生明神　　新羅明神
天満大自在天神
法道　　久米
陽勝　　窺仙

都良香　　藤太主
生馬仙　　法空
尼女四
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習佛者愛絶而道美矜之操迷者其於此乎或曰尼亦具解脱服何其下邪予曰史傳以類而聚上之諸科皆爾也不必以先後爲尊卑又茲書之製也只以男女之別繫於是焉
善信尼司馬達等之女也敏達十三年十月

赴百済

從慧便出家同伴二女共蘿鬘一禪藏桀人
夜善之女二人錦織壺之女大臣蘇馬子
營精舍迎三尼供養用明二年信白馬子曰
出家之人以戒為地願赴百濟受戒學崇峻
元年馬子付信百濟使求法發遣三年春信
等三尼自百濟歸住櫻井寺

贊曰東漢阿潘只受三歸而為震旦尼之始
至劉宋鐵索羅自師子國來慧果尼初全戒
相焉信等為本朝之阿潘竊厤過之學師子

之鐵索蹐越慣之以姪來之三涉列烈之志
又不止劉頵之所記而已（漢劉向作列女傳頵氏又選續列女傳是時俗や信者出世し女也故云記止耳）

法明尼百濟人用明二年内臣鎌子連寢病
百方不痊明奏曰維摩詰經因問疾說大法
試為鎌子連讀之帝詔請之未終卷病即愈
王臣大悅

贊曰東晉有尼道馨說維摩經聽者如市然
者尼之有講者尚矣而明一讀未畢沉痾早
差其為効豈不愈哉爾後淡海公於相槐場（山階寺也）

創維摩會稱興福寺于今轉盛豈明之餘烈
乎

都藍尼者和州人也精修佛法兼學仙術居
吉野山慕世傳金峯山者黄金之地金剛藏
王菩薩護之不容婦人涉覓藍尼曰我雖
女身深成靈感豈凡婦之比哉乃登金峰忽
雷電晦暝迷不知路弃所持杖其杖自殖漸
成大樹藍又咒龍衆之昇山纔到泉源不能
進藍尼嘆踏嵓巒皆盡崩裂其蓼龍之池在巓

下二跡今尚存世言得長生之道不知所終

天平應眞皇太后光明子者淡海公第二女
也聖武帝儲貳時納爲妃天平元年八月冊
爲皇后體皃姝麗似有光耀故名焉生孝謙
帝及皇太子而太子夭甍六年正月薦先妣
橘氏於興福寺建西金堂安釋迦十弟子等
像莊麗妙絕聖武帝造國分寺東大寺皆后
之勸發也又置悲田施藥二院恤天下餓恙
及東大寺成后以謂太像大殿皆已備足帝

勗于外、我營于内、勝功鉅德、不可加也、且有
詑意一夕、聞虚空中有聲曰、后草諱也、拙鬭
宣明浴室斡濟其功、不可言而已、后惟喜乃
建温室、令貴賤取浴、后又誓曰、我親去千人
垢、君店憚之、后壯志不可阻也、既而竟九百
九十九人、最後有一人、徧體疥癩、臭氣充室
后難去垢、又自思而言、今備千數、豈避之哉
忍而揩背、病人言、我受惡病患、此瘡者、久適
有良醫教曰、使人吸膿、必得除愈、而世上無

深悲者、故我沉痾至于此、今后行無遮悲濟
又孔貴之、願后有意乎、后不得已、吸瘡吐膿
自頂至踵、皆遍、后語病人曰、我吮汝瘡、愼勿
語人、于時病人放大光明、告曰、后去阿閦佛
垢、又愼勿語人、后驚而視之、妙相端嚴、光燿
馥郁、忽然不見、后驚喜無量、就其地、搆伽藍
號阿閦寺、寳字二年、受尊號、四年六月崩、年
六十

賛曰、或言光明后幸垢、可謂光前絶後乎

余曰設濫室者可也去垢者不可也曰昔不去垢爭感阿閦佛乎曰阿閦者生于堅誠也苟有堅誠造次顛沛皆見阿閦何必區區去垢毀服始爲得乎又失君君臣臣夫夫婦婦人倫之太常也我光明子婦德膺敎奉佛業法古來寡儔也然去垢之者失常也矣曰然則后者可舍諸曰柳下惠者百世之師也然其德可學其迹或有不可學焉我謂光明子者婦人之柳下也後世婦女善學之乎

舍利尼者肥之後州八代郡人也勝寶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其母生一肉團猶如明月夫妻共懼盛箱捨山谷七日後往見之若卵破中有女子父母大悦收育里閭聞之歎未曾有覃八月身俄壯大長三尺五寸顏貌端正而無女根纔尿道在焉具自然智言詞巧妙七歳誦法華華嚴二經出家成比丘尼勤行精進晝夜誦經其音清雅聽者忘倦世人皆言聖者肥前州佐賀氏設安居會請六安寺

戒明講華嚴舍利日白預聽一日明呵曰尼
身何預聽衆耶答曰佛慈平等廣度群生法
界一相寧別男女儻抱小疑久陪大德適承
顧問欣幸無量便誦華嚴偈廣設問難明躓
答釋時講筵諸德聞之驚歎各出深義試問
舍利舍利一一分析無礙道俗尊重号舍利
菩薩肥後州國分寺沙門并豊州宇佐神宮
寺僧二人誹謗舍利時空中垂長臂不見身
抓裂二比丘頭面二人不幾俱死云

如意尼者天長帝之次妃也丹州余佐郷人
居無常處相羊山水之間十歲入王都常詣
如意輪觀自在菩薩靈場或衆人聞喟未有
見妃面者弘仁十三年帝在儲宮春初得靈
夢遣華使於頂法寺（今之六角堂是也）物色而得妃妃入宮儀
容端嚴婦德柔順帝敬嬖焉性慈仁盤纖肉
味好行檀施不休浴體無垢天香自然不用
薰染持如意輪咒爲日課帝又奉如意輪像
一時帝修如意輪法期七日願見其身弟六

夜夢天童子白言陛下欲見大悲具身第四
妃即是也 覺後益加敬重妃雖専寵
栄志在山林適一十日修如意輪供第七後
夜持誦時閉目怳然空中有妙音告曰攝州
有寶山号如意輪摩尼峰昔神功皇后征新
羅而還埋如意珠及金甲冑弓箭寶劍衣服
等故亦曰武庫從[illegible]彼妃聞言開目端坐
天女乗白龍擁白雲向西南飛去妃怪焉
蓋天女者大辨才天也白龍變石像今猶在

此地又是役小角之舊趾也天長五年二月
十八日夜妃以夢事共宮女二人潜出宮赴
攝州金吾校尉橘親守為後從到南河畔欲
乗舟舟人看妃嬪莊嚴怪恐不與船欲逃去
而舟不動不得已而載之明日着攝州西宮
浦妃下舟詣南宮神祠神祠啓殿戸與妃晤語
而二女得見餘不知此日又詣廣田神祠神
又開戸宛如南宮次日入山山西北有仙池
中出五色光池邊皆白石似玉摩尼山前有

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是四神相應也

小峯從末城於此進而登摩尼峯紫雲來覆
有一美女來曰此山曰究竟摩尼靈場四神
相應之勝區也我藏珍寶於此地每日禺中
我降此地宜立道場言已如下山而不見夫
廣甲神之化現也妃大喜營構梵宇合郡官
吏及富民等不期自來傾財勠力三十三日
而落成妃及二女於是精修誦如意輪陀羅
尼晝夜無間山西一峯有大鷲鳥黑雲常覆
峯時時出嶽一時炎䬃飛來適當王妃以香

水灑之其火自退又黑雲中異神降來其體
八面臂甚可怖畏欲毀道場於時妃身心不
動漸供化之妃出宮後帝尋之不得便敕尚
書右丞王蒙加搜索入山宣帝緒妃語眞
王曰妾自侍帝撫夙志山野萃遂素情豈駕
鸞輦又帝頃歸如意輪寧妾亦此地將此法
不多辨素情乎眞王還宮奏上叡然妃在宮
時恩寵無比雖迷於此猶賜存問諸后妃懷
妬忌讒燒山房上知此事救眞王伴燒山下

茆屋諸妃遥見煙以爲焚真房妬心乃止今
其焼地俗曰焼寺此歳十一月妃請空海
都入山一七日修如意輪法第三之夜月輪
徑三尺乗紫雲入場壇六年正月妃入壇灌
頂七年二月十八日受秘密灌頂三月十八
日妃欲造如意輪像山行相木至山頂有大
櫻樹放光妃善惟交集即延海闍梨到木所
海示櫻所持誦中夜地大震須臾櫻木移山
南海即其地刻像以妃身量爲準凡經日三

十而加三其間日夜妃持如意輪呪未曾暫
斷禮拜又日夜各三千已而像成海刻像時
以偈讃曰微禮敬世如意輪理智不二微妙
體不捨造悪諸衆生三世有情同利濟千將
像撲竊扇妃一日語海曰此山西峰有一鬼
号牽牛神（前八百別者）常作法障爲之如何海曰
東谷有大石就上供神無事也妃從歎備僕
神不爲障也妃又問曰常住佛法守護爲何
天海曰大辯才天女是也妃即受天女法修

之第七夜天女率十五童子降臨時前尊俄起黑雲三昧尊神現雲中妃又設祭供神乃隱是摩尼山前大蛾也其後海師傚如意寶珠法辨才天女又降居西北大石上誓曰我住此山為一切貧乏衆生施財寶八年十月十八日妃屈海師落慶大般若唱偈曰巍有摩尼如意寶大聖為利諸衆生普雨一切珍財具入此地者得豐饒妃又合掌曰自性阿字不二門中有大寶名如意喜衆大悲普

薩常歡喜納受施一切此日妃自截髮束爲三十分二一獻大悲像一奉宮中一施海師就瀧剃落受具戒法諱如蓮二女同時薙染一曰如一二曰如圓二尼兩來持誦益勤故号此所名神呪寺淳和二年正月帝幸山中如意對御演説皇情大悅扈從甚盛大中大夫和真綱在焉如一者真綱之女也出宮後未相見到此父子始遇悲喜交合云三月二十日五更時如意向南方趺坐誦如意輪呪合掌

而化年三十三妃嘗畜一篋人不得見裏面
世曰天長元年太皇守敏空海後先相競法
雩海得妃篋修秘奥以故雨澤洽天下妃之
同閭有水江浦嶋子者先妃數百年久棲仙
郷所謂蓬莱者也天長二年還故里浦嶋子
曰妃所持篋曰紫雲篋蒔刻櫻像時妃藏篋
像中

論曰或旨浦嶋子稱妃篋名夫妃篋恐非神
仙之器乃是密乗之秘蹟也故弘法大師得

此能降天長之旱而浦嶋子只是道術之一
賓耳何容易而知之乎予見釋僧傳曰史宗
者世号麻衣道士後一道人嘗投海蓋令諸
一小兒將去條忽之間至一山上崖中有一
道人相見共語小兒不解屋中人作書付小
兒與麻衣小兒還後令問所經見曰道人令
我捉秋鼠然而失或聞其下波浪聲井泥
書事令開看都不能乃令小兒送書與史宗
宗披書大驚曰汝那得蓬莱道人書耶由是

而言寵葬又有比丘共僧嶋于纔不審簾中
而知其名不爲通而已
如藏尼者平將門第三之女也有婆者諸女（依也若菩薩之救濟生）
通聽女不許也及將門伏誅逃走到與州其
厭薄世情於惠日寺傍結草寓居一日四方
氣絶至炎宮庭上繫無數罪人將小比丘詩
錫莅諸冥使皆避席曰地藏菩薩又來此女
聞地藏名號向啓曰大士救我菩薩即將女
赴冥所告曰此女堅信之夫人也雖受女形

不爲欲事此度歸本土不可誤於此也炎王曰
謹受命菩薩便送女出門又告曰汝受持我
言否女曰大慈悲我豈有違哉菩薩唱曰人
身難受佛教難遇一心精修不惜身命女聞
已蘇息便屈沙門出家法名如藏專心持地
藏號世稱地藏尼年八十餘端坐而滅
皇太后歡子者太師藤敎通第三之女永承
帝之皇后也年十四就兄靜圓法師讀法華
等諸經自爾以法華爲日課十六選入宮永

承七年立爲皇妃治暦四年四月冊爲皇后
其夜帝崩因并同心佛乘益厭塵寰日讀法
華等諸大乘經嘗於禁宮書最勝王經一日
暴雨俄起雷入殿中后雖恐懼手不釋筆嘆
自危坐雷上而後開眼見經白紙皆焼只餘
墨字衣服雖焦身無損延久元年薙髮以
台嶺座主良眞爲戒師乃隱小野離宮後改
宮爲常壽院延慶雅法師聞其言止觀又親
寫五部大乘經一夕夢比丘尊者來告曰

往生淨業造大佛像寤覺而怪喜便作丈
六彌陀佛像康和四年八月十八日作五色
幡繫佛像右手執旒尾手把爐向西跏趺奄
然而崩年八十二此夜慶雅夢無量聖衆乘
雲奏樂侍人語曰小野太后今往安養翌早
馳常壽院而問之侍人曰今宵太后入寝
野州刺史高敵遠之妻藤氏者讚州太守行
家之女也性柔和有姉德歲覃二十歸佛乘
讀法華造彌陀像乃立誓曰願先知死期一

夕夢沙門與一串青珠曰是汝命數也藤氏
夢中算珠有四十五顆天永二年年四十六
謂人曰我已盡串珠豈過今歳哉我聞太后
勸子造丈六佛像得生安養妾甚慕之即作
丈六無量壽像七月一日沐浴淨衣對像而
逝奇雲覆室異香備[illegible]雖行人染其薫云

女藤氏者式部侍郎敦光之女也九歳讀大
乘經若干巻至齋日絶肉味雖戯劇不妄語
珍玩好具人或求之必與之漸長尚坐臥父
毋傍毋聞聘禮堅拒不納父母語曰汝是女
人身已長成何猶隨如小兒而不欲他之乎
答曰我在父母傍以十八爲期豈久乎父母
問曰何期十八哉女笑而不言常願詣精舍
日課經咒妙法華等皆悉誦之大治五年有
心腹病自熊野歸所患除愈時年十八明年
秋舊病亦發至仲冬求出家父母不許只受
禁戒近屬纊聽請薙髮便披袈裟念佛而逝
歷數日容皃不變身甚輕

特進藤經實妻者從同贈太師藤實季女也
未知其幾年早慕其業年二十餘忽罹重病母
氏告曰爲除病延命造七佛藥師像藤氏曰
吾病不起願成七藥師像作六地藏像母氏
位而隨之即屈叡山師等啓白時紫雲
垂簷奇香盈室合掌向西念佛而殂葬師袈
裟薰氣不滅葬以其衣藏筐笥爲歸終服尋
常不披云
釋妙尼者睿桓法師之母也除難修敬堅持

源信ノ姉也

戒律汗手不執瓶則足不踏西大小便利皆
避西方未嘗無衣而出佛前讀法華唱彌陀
常憂求佛語曰我是彌陀護念汝正暦三年
端居而滅讀法華三千餘部
願西尼者源信法師之姉也稚染以來精持
禁戒讀法華粗解深義衣僅蔽身食可接氣
所受施利并與孤獨常得見普賢菩薩望又
得觀自在摩頂山鳥野狐常來捧果供寛弘
年中入寂讀法華數萬部

讀誦法華之時不誦開結二經不見佛面後加二經不蔽面

妙法尼者都督長史高成甫長女也生而質
不嗜花飾年二十父母告嫁固辭不從明年
講奉歸以至期潛斷髮擲帳外父母不能奪
何或曰豈不聞乎女答曰妾聞歸三寶者道
二親而不爲不孝也遂具戒精進無比誦法
華六萬部又講鏡法每日閼伽水必自掬臨
終唱彌陀而終異香薰人衣年八十一

加州刺史裴某女性聰明精法華之時受
疾而死經一宵而蘇曰冥使四五輩驅我而
去到一大寺堂閣嚴麗衆來徃吾乃思念
極樂世界乎兜率天上乎不然無是等嚴飾
時一僧曰彼善女人爭早到此法華功未充
運乎未來耳我見一堂置數千部妙經僧曰
是汝頃者所轉也内是善力所生是處我聞
之心生歡喜又見一寶之字以金色大佛光明
熾然以絮覆面然妙音告曰善女汝雖誦法
華故令汝見我身聞我聲而不讀無量義普
賢二經故不令我面見汝還本土加二經

益轉法華表又不兼而共知乎我是釋迦牟
尼佛也時二大童子相從出門我乃示病[illegible]
此事已病便愈爾後加二一經讀法華

神仙五

陰陽不測曰神神驪壽堅又曰仙無教之見爲
我佛書明八神十仙漢劉向列仙傳一百四
十六人弟劉半標曰七十四人見佛經然則
神仙之歸我甚尚矣此方純敬太乘之教雖
果道皆養生亦多自言出家或被

伊勢皇太神宮者天照太神之廟也初聖武
皇帝欲創東大寺叩思念我國家歷代奉神
今營佛宇不知戾神意不欲試機宜天平十
三年敕行基法師授佛舍利一粒詣勢州獻
皇太神宮基恭內宮南門大杉下縛廬而居
期七日拜念告上旨第七之夜神殿自開大
聲唱曰實相真如之日輪照却生死之長夜
本有常住之月輪爍破煩惱之迷雲我今逢
難遭太願如渡得船又受難得寶珠如暗得

炬師嘗持舎利藏埋飯高郷以頼那寡其捧
舎利藏彼所反那奏聞皇情大悦上又謂朕
以行基爲廟使恐不協朝儀十一月三日重
勅特進右僕射橘公諸兄詣勢州十五日僕射從
奏其夜上夢皇太神宮告曰日輪是毗盧遮
那也帝得此言當爲常興言已現日輪揮其光
赫如也帝惕然感激以故東大寺大像高一十
六丈蓋擬毗盧也非分身丈六之量也神宮
之降迹備太常國史今只載因佛之一事云

贊曰異哉神之詮言也學乎不學乎毗
盧遮那經疏曰毗盧遮那此曰日蓋天地之
間日光皆照我毗盧世尊大覺圓照無所不
至假備世相取日寓名蓋毗盧遮那佛
翻名大日如來也　皇太神宮自何得而聞
我　聖武帝而啓微旨乎嗚呼不測之不測
者與

論曰予詣勢州神祠祠高山環峙清河繞流於
林森森盡大數十圍高百餘尺一鳥不鳴幽

閑爾殿與拜古蓋茅茨無雕刻行人屏息頭
足入中心已肅如也漸進殿前一覡呵曰此
神不愛沙門莫近也遂止一大樹下予以錫
昔牟尼婆伽梵說大集經敕四天王驅十方
一切鬼神赴會受佛囑護正法今此神本
太祖也若後世尊便已先出世尊百万余歲
當時不受佛囑乎已受佛囑而豈嫌比丘乎
況此方大秦醇化之域此神為宗廟焉有之
邪恐巫祝矯而嚇吾徒乎歸後博尋神事遺

得一書名神宮雜事見 聖武帝創東大寺
事則決巫祝之誣妄矣蓋神若嫌沙門豈對
基公宣言乎又安用專常贊毗盧而演秘藏
哉況此事不出他書出神宮雜事乎巫祝之
妄無疑矣或曰子排神之忌佛矣子不聞
乎昔此日域地未成大海渺瀰於時 神宮
在天上下見海底有大日如來印文 神宮
怪之下鉾搜印文其鉾滴如露遂散於是魔
王波旬遙見曰此滴露成地來世必興佛法

我欲壞此乃自天而降神宮邊波旬語曰此
地我之有也我忌三寶不敢崇敬願大夫莫
慮也波旬便還依茲神宮內歸佛乘外拒釋
衆盡信于波旬也殊不知我國佛法繁傳者
神宮之內助也今其忌沙門者實波旬也非
眞乎予聞已長吁信以可欺而神不可欺也
愚可誣而智不可誣也予之言皆嫉巫之詞
目若夫神託者豈有是等謬妄乎我詳告子
矣我按大藏起世阿含等諸經成劫之始大

雨澍至三禪隨藍風鼓之作遍先作諸天宮
殿乃至須彌大地其殘餘之水聚爲大海也
然則四洲之地一時俱成不有先後別造矣
只其增劫海減四洲通塗減劫海溢島渚各
區今我國在海中者減劫之時也而其下地
與印度支那諸國同一連屬豈彼鋒滴之露
始爲地乎是狭智之者託巫而矯言也若實
神靈博遍睿聖豈不知乎又魔王波旬天眼
透徹見欲界猶掌中寧承神宮實枉惛然不

省乎若以波旬為昧者初見鋒尙已辨佛兆
令盛行而猶不知乎又神宮不欲失信於彼
旬詐忌比丘者我先言之大集會上已承佛
敕佛與魔何寘乎豈倘信予魔而來敕于佛
乎若黨魔而戾佛者邪神也非正神也豈
我大神宮淫祀之謂乎此等之事皆以凡意
料天事痛乎巫祝矯神而出不經之言也世
人聞佛書信而實之我當此時不得不解謬
神之言辨誑世之説矣凡曰　神宮事者假

術教而立言也蓋前密之者承巫祝矯而經
爲之也我欲一一辨析文繁而不敢焉

天神七代地神五代之由具哉

白山明神者伊弉諾尊也初泰澄法師越
前州越知峯常望白山曰彼雪嶺必有靈神
我當登彼乞顯應靈龜二年夢天女瓔珞嚴
身出紫雲中自靈感時至盍可戾止養老元
年四月一日澄往白山麓大野隈筥河東伊
野原乃專恩持誦時前所夢天女現身曰此
地大德之母産職之所非結界之地此東北

泉吾所遊止也師務彼之巳形隱遯到彼林
念如前天女又來曰我雖在天猶恒遊此林
此林爲我中常上護一人下撫萬民大德
聽日本秋津嶋未是神國也國常立尊乃神
代最初國主也次國狹槌尊次豐斟渟尊次
泥土瓊尊沙土瓊尊次大戸之道尊大苫邊尊次
面足尊惶根尊次伊弉諾尊伊弉冊尊謂之天神
七代吾是伊弉諾尊也今号妙理大菩薩此
神吾白山者我主國之時都城也我乃日域

男女之元神也天照太神者我子也天忍穂
耳尊我孫也其子天津彦彦火瓊瓊杵尊受
祖天照太神敕降治此國始爲地居饗國三
十一萬八千五百四十二年生彦火火出見
尊饗國六十三萬七千八百九十二年生彦
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饗國八十三萬六
千四十二年是名地神五代人皇第一國主
神武天皇者鸕鷀草葺不合尊第四子也在位七十
六歳天皇年四十六始登皇位辛酉之歳也

云云。吾身在彼天嶺。大德往見之。言已天
女乃隱。澄乃登白山天嶺絕頂。居綠碧池側。
持誦尊法。忽九頭龍出池面。澄曰、是方便現
體。非本地真身。持念彌確。頃刻十一面觀自
在菩薩妙相端嚴。光彩赫爍。澄稽首禮足。白
言、像末衆生。願垂救拔。于時菩薩搖金瓶。離
道眼而許之。拜不止三。妙體已隱。澄又渡池
側上孤峰。值一偉丈夫手握金箭肩横鐵弓。
含笑曰、我是妙理大菩薩之輔也。名曰小白

山大行事。大德當知聖觀自在之變身也。言
已乃隱。澄又昇右峯。見一奇服老翁。神宇閑
雅。語曰、我是妙理大菩薩之弼也。名曰太已
貴。西刹主也。言已又隱。自此靈感益顯著也
澄常語人曰、妙理菩薩曰、我山中一草一木
無不我眷屬之所居。一萬眷屬妙德隆迹。十
萬金剛童子迹書。菩化五萬八千采女堅牢
女天之變作也。

賛曰、或言妙理菩薩已言。天照太神稱我

子也予今從白山何予曰　伊勢神宮乾坐
立爲宗廟白山雖　伊奘諾尊應在後戒
又且從朝廷也然以下不視神次唯因吾化
之先發高排差耳
紀州丹生明神者弘仁七年空海師遊紀州
求勝地嶺上高野山嵓巒嶒峙林木榛蓁不
知所之時婦人出來曰妾者山神也鳳負穀
罪苦處幽座思雖有乗未逢其人今師到此
妾之幸也此山方數百里願施師識乘乃導

傳至山中平垣所曰是福地也嘗撰於此初
唐元和元年八月海將歸朝泛舶之日手執
三鈷杵祈願曰所教入日域又屬流傳者願
此杵先占靈區便向本邦擲之其杵飛入雲
中到此其杵挂樹枝於是知神女之言不虛
也便奏建金剛峯寺安寶塔高一十六丈爲
密乘興繁之勝場神女者丹生明神也
新羅明神者天安二年四珍師從唐歸
洋中忽有老翁現船舷曰我是新羅國之神

也誓護持佛法至慈氏下生語已不見珍
入京將傳來教藏尚省時海上翁來曰
此所不堪置經書是日域中有一勝地我已
先相彼師闕官建院宇度此典籍我鎮加護
又佛法是王法之治具也佛法若衰王法亦
衰語已形隱珍歸睿山至山王院時山王明
神現形曰傳來經書宜藏此所新羅明神又
出曰此地來世必有喧爭不可置也南行數
里是爲勝地珍乃與新羅山王二神及二比

丘到滋賀郡園城寺寺僧教待語寺事既而
山王廻宮與新羅明神語跡曰我不居寺之
北野時百千眷屬俠衞圍繞唯珍獨見他人
不知於是有東夷人儀術甚多以美饌供新
羅教待來賀而後東夷人形隱不見珍問曰
神號教待語新羅曰三尾明神也祠今在寺南
自此新羅明神威靈益顯
北野天滿大自在天神者菅丞相之靈也昌
泰四年因左僕射藤時平之譖遷太宰府

都皆而未死之先自裁跡訴天帝故其靈奮激為風雷天神也天慶四年八月有沙門道賢借見金峯山金剛藏王菩薩時五色光照金峯山賢自曰此光何祥藏王曰今大政威徳天來也須臾之間西方空中千萬人至儀衛偉如也宛似王者之郊禮也其衆奇形異皃或如金剛力士或如雷電神夜叉羅剎甚可怖類各持器仗弓矢矛戟大政天與藏王語已而欲歸去顧賢曰將此人見我居何如藏王許之使賢乘一白馬行數百里疾如風至一大池池中有大嶋廣百餘里中有方壇壇中有蓮華臺臺上有寶塔塔中安妙法蓮華經塔東西豎立兩部大曼陀羅莊嚴巖麗不可言也北有大城城門守衛甚嚴又多大政天語賢曰我是上人本國菅相也忉利天帝字我呼日本太政威徳天我諱即時悲不勤忍我主國土一切疾病災難事我欲惱君臣損人民又思以我生前悲流之淚

化為大雨於本國為氷海經八十四年成立國土為我住城然此國昔賢龍猛流傳密教之地也又應化諸聖以悲願力備名明神住住諸處覆護衆生彼諸名神常崇我我又愛重佛教故不成巨害但我十六万八千諸眷屬暴悪鬼神等隨處與災我雖禁我受神慰味法樂故昔日怨懟少息耶賢曰我國人民俱稱火雷神尊重神敬猶如世尊何有怨乎大政天曰國俗以我爲仇讎誰敢尊敬

又火雷神者我第三使者火雷氣毒王者也非我名也我有世界所歷官位有人居之也起害意是昔怨之甚也而今立一誓遣本邦上人傳之昔愚流布者人作我形稱我名懇勤尊重我必擁護若人聞上人言信受崇敬我亦不為如上之害賢反途歸陳上事藏王曰我令汝向彼城者使知世間災難之根本也又有滿德天語賢曰彼太政天十六萬八千眷屬作害者天下善神不能遮止延喜

八年冬藤清貫平希世逢雷震而死者似火
雷氣毒王之爲也亦崇福法隆延暦檀林等
諸大寺及大内之燒災皆是第三使者之所
作也如是諸惡神滅法害生皆昌泰帝獨受
其殃譬如衆流之宗海耳乃至暴風疾雨共
癘時行逆寇閙起並是彼眷屬惡神之所爲
也然金峯八幡及我備衛天堅執不許故不
自恣天慶三年七月十六日託右京七條坊
婢文子欲遷右近馬場其女甚賤不能營構

纔祠家側天暦元年六月日始移北野其
製猶卑九年三月近州比良神官良種見年
七歳託曰我昔任僕射從愛松生我軀而便
折是以我知上三公又進[illegible]寵以故我所居
之地必當生松不幾一夜間數千株松生北
野於是朝日寺沙門最珍與右京婢文子勠
力造靈祠天德三年右丞相藤師輔改規大
厦自爾靈感日新世曰十一面觀自在紫鹿
法道仙人者天竺人也初靈鷲山中有仙苑

五百持明仙修金剛摩尼法皆能得道須臾
遊十方刹還本處神力如是壽無量歳導
利人天道者其一也一時乘紫雲出仙苑經
支那過百濟入吾日域下播州印南郡法華
山其山八朶故爲号也于時溪谷出五色光
道見爲靈區居焉常誦法華修密觀所持道
具千手大悲銅像佛舍利寶鉢而已餘無長
物一日多聞天王駕雲來語道曰大仙久擁
此我當擁護正法鎮撫邦國又牛頭天神現

形西峰曰我願爲除災之役道得千手寶鉢
法天龍鬼神來往奉事常飛鉢受供州人稱
空鉢仙人生石大神祠邊錫于石上乘供其
地今尚号空鉢擲在神祠西南大化元年秋
八月船師藤井某漕官租而過道飛鉢乞供藤
井曰御所精進非我私情鉢便飛去於是乎
舡中群米隨鉢飛連猶如鴈陣入山中藤井
大驚奔到庵所懺謝乞憐道笑而諾言包米
石如前飛歸其米千石無有遺失只其一俵

落南河上自茲此地富人多矣俗号米商村
又曰米田藤井入都奏聞孝徳皇帝大加讃
歎五年五月上不豫詔治部卿乃宣上僕射
阿倍倉内召道加護道入宮持念玉體平復
六宮羅拜止宮七日弘演釋門異旨君臣
美因之設無遮會道歸山此年於山中造
太殿安所持觀自在銅像及佛舍利宝鉢白
雉元年九月營成上幸寺始本朝道神異稱
為道之唱上是天下令然又之二年三月宮

中大藏會三年季冬僧尼宮崩皆道之諭化
也道居山數十祀一日告衆曰我本接者媼
之仙園也嘗來此誘導耳今當歸乃敬偈曰
我化有情來此地僧下像鉢舎利羅之滅斯
境所求得永出三途見佛随即放大光飛入
雲中道多營舍利州往而在今存者稱
道遺德

久米仙者和州上郡人入深山學仙術食松
葉服薜荔一旦騰空飛過故里會婦人以足

依妙法華力
得飛行
無礙身

踏浣衣其脛甚白忽生染心即時墮落漸喫煙火復塵寰然郷黨恭當興其名皆書前仙某今舊券之中雜徃猶有平淨秀然僧於高市郡營精舍鑄丈六藥師金像并二菩薩像所謂久米寺也後又有仙凌空飛去又有大伴仙安曇仙二人與久米相後先於仙菴基今猶在和州

釋陽勝姓紀氏能州人母夢吞日有娠元慶三年登叡山師空日時年十一性聰明一聞不忘學止觀兼受瑜伽密教誦法華勤密供性慈愍逢裸者脱與衣見飢人讓己食蟣蝨蚊虻饒身飴止常厭喧囂修禪定勇猛精進脇不印席後居和州夏入金峯山冬下牟田寺習仙方初辟穀食菜蔬次去菜食果蓏漸止飲食或日食粟一粒衣薜蘿躡雲煙延喜元年秋永謝世境所披袈裟掛松枝首日讓與堂原寺延命見是悲泣尋求山谷無蹤跡勝父病篤九死乃歎曰我有多子所愛者

只陽勝而已傳聞得仙若有仙道知我意願
一見之誰聞此事飛至舍上誦法華父曰誰
乎經音絶似陽勝家人出見不聽其形只聞
其聲陽勝白父曰我離父宅永去不忘孝恩不
違故來誦經又曰毎月十八燒香散花願待
我我尋香煙而來誦經說法報恩極矣語已
經音絶後於金峯山逢東大寺故舊語曰余
住此山五十余歳行年八十餘我修仙法得
身自在昇天入地飛行無礙妙法華力得心

自在化世間利有情又於吉野山與練行息
眞過身生兩翼飛遊空中語曰我身中無血
肉遍體生青毛言已過去又熊野山松本嶺
逢睿山舊友談話而去又有苦行比丘居窟
石室數日無食而誦法華不輟忽青衣童子
持白物來與比丘令食其味甘美比丘問所由
童子曰我本睿嶽千光院延濟和尚之童也
薰練年深得仙近來事陽勝仙此食又是勝
公所命也童便飛去

賛曰昔婬女誓曰我不跨一角仙頸不出山果然父未見白脛而墜有以矣哉於戲色之毀人也可不愼乎秦皇宮人飡芝而得仙遍躰生青軟毛故世云毛女陽勝之奇毛恐是與二人挾吾道而練形非山澤癯者之倫也

○釋窺仙居宇治山持密呪兼求長生辟穀服餌一旦乗雲而去

○都良香者京兆人也文才冠世仕到著作郎當丞相又良香之諸生也菅公階爵日加良香不及怒弃官入山修練不知所終後百餘年或見大峰山窟中顔色不衰云

○藤太主源太主二人居和州吉野郡布衣烏帽辟穀而持密呪淨蔵法師欲渡吉野河會瀑漲無舟揖笻而躊躇時二人飛來曰待我試呪力藤太主持念須臾神人伐太木載蔵源君又令神人牽其木著河岸二仙謂蔵曰非師爭感我二人哉言已飛去

○生馬仙者攝州住吉縣人入河内高安縣東

山住深谷中寛平九年沙門明達持頭陀行
至東山絶頂見深谷有草菴下到菴所有優
婆塞顔色似黄栗頭戴白帽身著白衣達近
問曰為誰對曰我是生馬仙也便以五瓜與
達曰是此地之産也可以充飢達嘗之甘美
不可言達曰在此為何曰吾入山以來未見
山脚只求菩提耳達出山傳此事

釋法空野之下州人居法隆寺學顯密教讀
法華晝夜各三部後返本邦游歷勝地適至
一洞生五色苔門戸障隔及牀座自然天成
又以彩苔悉皆嚴飾空見此心生歡喜入中
居止永離塵境乃綴五色苔為衣服甚軟煗
果蓏充飡鳥獸馴傍十羅刹女現形給使荏
苒歳月又不記也有比丘良賢巡禮靈崫迷
路至洞見空生希有想宿數日見羅刹女端
嚴生深心女白空曰是破戒無愧人錯至淨
境我當損害身命空曰莫作是説加護送人
間女復本形甚可怖畏提賢凌空而飛須臾

至村落拔弃而去賢身心衰工纔有氣息良
久蘇逢人語此又自悔恥

元亨釋書卷第十八



